

泥偶

自火車過了板橋後，窗外天色逐漸萎縮，似乎被吸入了某種灰色的真空。隨著軌道越過大漢溪，景象變得荒蕪而濕重，矮房與棕櫚像從鐵皮工廠的縫隙中擠出來的寄生物。

午後的區間車，車廂裡流動著一種悶熱帶有鐵鏽味的空氣，沒什麼乘客，列車不斷在鐵軌的震動中發出單調清響。

古俊仁坐在女孩對面，他那雙長年抓撓方向盤與搬運重物的手，習慣性摩挲粗厚的帆布褲膝蓋。他的指甲縫裡嵌著一層洗不掉的灰泥，皮膚乾枯如一塊放涼後發皺的豆漿皮，後來在地下停車場吸入廢氣與潮濕地氣後加重了這樣的狀態。

「我們不用多久就能看到那隻狸。」古俊仁盯著窗外，語氣帶著一種近乎神經質的溫柔，「妳期待嗎？」

「那是狐獴。」女孩沒抬頭，指尖在手機螢幕上快速滑動，試圖用冷漠的螢幕光隔絕父親那種帶著霉味的念舊，「爸，我說過很多次了，那是狐獴。世界上沒有人把狐獴叫作狸。」

古俊仁伸手去摸女孩的頭，女孩看到他張開的手心粗糙得像砂紙。他注意到她不帶惡意的眼神，還是止住了手，縮回去尷尬笑了笑，轉頭看向窗外掠過的山佳風景。在那片逐漸被鐵皮工廠填充的谷地間，幾根圓窯煙囪像焦黑的斷指，指向悶濕的高空。

「妳不懂，」古俊仁固執的說，「以前窯場還在收訂單，有人養過，牠只要看著火就不會熄。」

女孩冷笑了一聲，轉頭看向窗外。她知道父親在撒謊，或者說他在進行一種徒勞的辯解。那窯場早在她出生前就因為環保法規與地產開發，如一具被掏空的獸屍，爛在了中坑的深山裡。

而那場火早在她出生前就熄了，現在剩下的，只是試圖在廢墟裡捏造一點溫暖的假象。她甚至不確定，曾經燒火的人，是否真的存在過。在她的記憶裡，關於爺爺的部分，只有一片如窯灰般的死白。

山佳站。月台上的油漆剝落，露出底下的鐵青色。

他們下車，沿著柏油路往後山走，經過攤販聚集的地方，阻擋人穿越馬路的空間，幾個穿著深紫色格子衫的老女人，守著她們移動菜籃車。車上堆滿了油炸金黃，撒滿粗顆粒糖粉的甜甜圈。那些甜甜圈在濕熱的空氣中散發出誘人的焦糖香，但那香氣裡又夾雜著附近施工所排出的粉塵味。

「妳要吃嗎？」古俊仁問。女孩搖頭，她只是盯著前方被濃霧緩緩漫過的山景。

沿著坑洞處的柏油路往後山走去。這些狹小的山道裡活動開始顯得緩慢，時間在這裡像是受潮一樣，每走一步都有點沉重。

他們右轉爬上階梯，青苔覆蓋的路面極其濕滑，每一步都要盯著腳下的踏點。古俊仁帶女孩來的地方其實是一座廢棄的登窯，這座窯長達三十五公尺，依坡而建。從遠處看，它像是一條巨大的，由泥土與耐火磚築成的巨蟒，沉睡在山腰的雜草叢裡，鱗片局部剝落。

入口處像在長蛇的中心，卻帶有一些偏移，相當於在蛇的小腸部位，而非女孩以為的從頭部或尾部進入。當年投放木柴的地方，就是在沿著側門排開的側投孔。

「以前這裡是要掏灰的。」古俊仁停下腳步，指著腳下破舊地毯，「火燒了幾個小時，灰坑還能把鞋底燙穿。妳爺爺當時就在這，用鐵鏟把燒紅的木炭鏟出來。」他說完後，女孩看到地毯幾乎跟雜草融合在一起。

門開了，一個乾瘦的女人從陰影中走出來，「每次來都能感覺到那些聲音，聲音像金屬撞擊，我聽過幾次。」他繼續說，江的臉在微弱燈火下顯得殘破，左邊臉頰扭曲著，在黑暗中看不太見她的皮膚，但可以細微感覺到她的臉有許多皺褶，也可能只是因燈光暗弱的折影。

「這次帶她？」她的聲音細小，但女孩逐漸能辨識她的存在，她叫江，江的聲音像從氣管微弱震動而發出，輕音，卻在狹窄的窯室裡回響。

「來看狸，沒帶她來過。」古俊仁低下頭，沒有看向江，他說道。

「妳先去看那隻狸好不好？就在前面，有燈的地方，小心別撞到頭。」古俊仁對女孩說。

女孩獨自走進蛇窯狹長的火路。這條通道原本是導引熱氣的，兩側的磚石因為長年高溫而產生了玻璃化的現象，摸起來平滑如鏡，卻又帶著一種陰冷的死寂。

現在，這些原本放置大水缸與花瓶的空間，全被改造成了一格一格的不鏽鋼櫃。

女孩走到標籤寫著「古家靈獸」的櫃子前。

她始終對於這個名字感到困惑，不懂這隻動物靈驗在哪裡，還有這個名字也太刻意了。同時她又在想，這隻小獸是如何來到這個世界上。她看著透白的壓克力板後，是一張模糊的照片。

照片裡的動物縮成一團，眼神驚恐，像在生前就預感到了自己的不適。

「根本不是狸。」女孩輕聲對著照片說。

看著這張照片，她想到五年前關於這隻動物的由來，那是古俊仁在地下停車場連做了半個月大夜班後，為了討好正處於叛逆期的女孩，帶她去樹林夜市逛街的一個夜晚。

那晚夜市一樣很熱鬧，充滿了油炸物與廉價香精的味道。古俊仁在一個寵物攤位前停了下來。老闆指著籠子裡那一團棕黑色的、有著尖耳朵與長尾巴的動物，說是「狸貓」，能守財、保平安。

古俊仁那雙渾濁的眼睛亮了。他看著女孩，眼神裡滿是乞求，他沒什麼花錢的慾望，但他想到自己父親也在過去，買下一隻長得類似的動物，他不知道要買什麼才是對女孩好，娃娃他曾夾過還有一些玩具車，但是女孩似乎都不喜歡，因為他們關係沒有變好。他幾乎掏光了皮夾裡所有的錢，甚至還跟旁邊的攤商借了筆，簽了契約，才把那隻動物抱回家。

「妳喜歡嗎？」古俊仁問。女孩看著那隻明顯營養不良、眼神呆滯的動物，她知道那是狐獴，是某種非法走私進來的外來種。看著父親那種近乎狂熱的，卻有些膽小的喜悅，她沒能說出真相。

她點了頭，那不是因為喜歡，而是因為在那一刻，她看見了父親眼神裡那塊空洞。

回家後，古俊仁在客廳鋪了最好的墊子。他甚至找出了父親塵封多年的彩繪工具，也不知道古俊仁是怎麼相信自己父親彩繪用的筆，會跟一般水彩用的

彩繪筆類似，他只試圖在客廳那個殘破的陶瓶上畫出這隻守財貓。但那隻動物從未站立過，牠整天蜷縮在陰影裡，發出鼠般的竄動聲。

不到一個禮拜，那隻動物就開始不再進食，過了幾天死去。他在陶瓶上的塗抹，也不像一個動物的樣子，倒像扭曲的煙囪。

古俊仁看著那具縮成一團的冰冷屍體，整個人僵在原地。他沒哭，也沒憤怒，只是看著那隻他花了幾個月積蓄買來，試圖用來修補裂痕的動物。女孩站在一旁，沒說話。這種無語的傷心，跟失去寵物無關，是他們突然發現，討好在生命面前可能沒有用處。

後來古俊仁把牠放到父親曾工作過的窯場。他堅持要在標籤上寫「狸」，彷彿只要這麼寫，就可以認定牠的歸屬，也可以回到他想起自己父親的遙遠過去。

「妳覺得那是狐獴，是因為妳沒見過這座窯燒紅的樣子。」

古俊仁不知何時回到了她身後，他的聲音在狹窄的窯室裡產生巨大的共鳴，聽起來沉悶且壓抑。

「建商明天就要來封路了。」古俊仁接著自己回音繼續說下去，聲音交雜在一起。

女孩轉過頭，語氣很輕，「爺爺呢？」

地面的震動再次傳來。那是山腳那邊傳來的聲音，規律而機械。這座登窯所在的土地早已被轉賣多次，古俊仁偶爾會來這裡，是因為他在煙道深處安置了自己父親。

聽到女孩的問題，古俊仁最在意的還是窯裡的狸，父親曾告訴他狸的故事：

在中坑的深山這邊，有工人看過狸，牠們通常會離得很遠，大家都在忙沒時間管這些動物，也小小隻的，不會搗亂只是靜靜看著人類。但是有一隻狸會湊近來看工人，牠看見窯場裡的工人在捏水缸，便偷偷學著捏出一個個人型，牠用的是從山某處挖來的泥土。這些泥偶被狸吹了一口氣，便在深夜裡活動起來。牠一樣不發出聲音，只是模仿著工人們白天的動作——拉坯、挑柴、抹汗。有一天，一個工人生病死去了，他的位置被一個泥偶取代了。其他的工人

竟然沒發現。

也是因為這個故事讓他有一個構想，就是把自己眷養的狸的骨灰，放到這座窯場裡，也許會喚回狸的群體，看到真正狸的模樣，在這座山裡活躍，像看到過去登窯燒紅的景象。

他的眼瞳裡冒出火光，火從暗紅逐漸變為刺眼的白。

後來他也把父親的骨灰放到了這裡，偶爾他會叫江來這裡，他想找人陪伴他來，但妻子在他換工作的時候就跟他離婚了，而女兒，也是找了很多次她才願意來，他提前叫江先來打掃，不過江無意清理這個即將成廢墟的地方，她只是盡可能表面上聽著他，至少他會給她一些錢。

古俊仁確認女孩沒問題後，回到江待著的下方窯室那邊，沒有告訴女孩她祖父，也就是古俊仁的父親在煙道裡面，登窯最上方的煙囪。

他似乎能感覺到父親還在這黑暗的現場對他延續那場故事：

那個泥偶每天流出的是帶著土味的黃水而非汗水，狸看著那個偽裝的人，流下了泥土狀的眼淚。大家見狀才發現，原來那個工人跟狸流的汗水很像，是混濁的暗黃，才知道他死去了。據說之後只要狸再來，就表示有人要離開了。父親當時補充說，聽到這個故事，一開始我們以為是厄運的象徵，到後來才知道，這些狸可能是要幫助我們守住窯場的火，不要中斷，可以延續燒窯的工業，因為狸已經不再出現了，而窯場，尤其在深山這種地方，不適合運輸，不適合開放給大家看，反正最近收掉很多了。

女孩沒往回走，她順著那股混雜了稻草腐爛與陳年油脂的氣味，往登窯更深處的煙道走去。

地面的震動依然延續，尤其當女孩開始彎著身軀，爬進煙道，女孩扶著牆，也小心沿著一隻手沿著地板爬行，指尖傳來一種黏膩的觸感——不是水，是一層薄薄的、隱含體溫的油脂。她往前看，已經走進了煙囪，角落有一道深色的痕跡，那是經年累月有人背靠著牆，在黑暗中反覆磨蹭而留下的印痕。

那道黑色的印記上方，還黏著幾根暗白的、粗硬的髮絲。

她沿著印記往下看，在腳邊的陰影裡，她看見了一些乾涸的、呈現暗黃色的排泄物。

那排泄物被整齊地堆疊在一個破掉的陶片上，像是一種無人領收的祭品。空氣中那股揮之不去的腥甜味，正是從這堆殘餘中滲透出來的。在排泄物的周圍，散落著幾個微小不成形的泥偶。那些泥偶沒有五官，只有一個被揉捏得變形，試圖模仿人的輪廓。

她在想那是爺爺存在過的痕跡嗎？沒有看過他的照片，沒有他的樣子，甚至這個燒窯的地方，也像要被掩埋的身世。她不太清楚為什麼自己要來到這裡，從母親離開身邊以後許多事她都盡可能的遺忘，既然父親那樣想自己來到祖父工作過的窯場，卻又不告訴她祖父的種種，或自己內心中的某些缺憾。

那段狸的故事父親沒有告訴她，也許曾在這冷卻的煙道裡，如同那隻狸故事裡的泥偶，還在每天流出帶著土味的黃水，試圖取代某種死去的真實。

女孩走回出口時，注意到那些被改造的不鏽鋼櫃邊緣，牆皮正呈現出一種規律的、鱗片狀的剝落。這些石灰皮剝落時，發出細小的沙沙聲，聽起來就像是那隻死去的狐獴在陰影裡竄動。

每一層剝落的牆皮，都記錄了一段被隱藏的歷史。最底層是銜接磚的灰色、冰冷水泥，那是登窯的原始皮膚；中間是一層暗紅色的粉末，那是當年火路噴湧時留下的焦痕；最外層則是古俊仁後來漆上，那種試圖遮掩一切的乳白色，但那白色在濕氣的腐蝕下，早已變成了一種如同腐敗脂肪般的淡黃。

她看著那些剝落。每一片落下的漆皮都帶著一種人皮的質感，乾燥與脆弱，卻又固執地保留著某種形狀。她想起剛才在暗門後聽到的聲響，那種摩擦聲，像窯場在脫皮的聲音。

她從透口孔看到下方的窯室裡，似乎有人影在竄動，像交織的蛇。

她聽到裡面帶有古俊仁的聲音，但那聲音裡那種對女兒的卑微與溫柔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黏稠，帶有慾望的沈重。接著傳來的是一種布料摩擦的聲音，以及一種濕潤泥土被反覆翻攪的黏膩聲。

古俊仁將寬厚的手掌壓在江的蝴蝶骨上。手隨著江的呼吸起伏，感受到一種規律的，如同遠方切割機產生的殘餘震動。江沒有閉上眼睛，她的視線越過古俊仁的肩膀，看著天花板上剝落了一半，卻始終沒能掉進土裡的漆皮，在暗室裡透進的微小光芒，那漆皮似乎在上方不斷搖動。

對江而言，窯場並不如古俊仁所想的那樣窒息。外頭那些帶著海味與瀝青味的風，對她受損的氣管而言太過銳利。她逐漸覺得待在這裡，空氣是靜止的，灰塵與她肺部積壓了十年的石綿纖維有一種動態平衡。

古俊仁的動作緩慢而沈重，像是在搬運一具即將石化的軀體。他的呼吸聲很大，試圖蓋過江胸腔裡傳來的那種細碎、如同砂紙互磨的「囉音」。每當江的身體產生一次律動，那種隱匿在內心深處的不安，就會透過皮膚傳導到古俊仁的掌心。

他嘗試解讀為不安，始終以為他在補償。每次他把錢給江時，那種在褲縫上反覆摩挲，確認指甲縫是否乾淨的卑微，對江來說很沈重。

江來到這座山城之前，在下游大漢溪畔的一間石綿瓦加工廠工作。在那裡，切割機的尖嘯聲不分晝夜切開那些帶有毒性的板材，空氣中浮游著無數細小如針、肉眼難見的石綿纖維。

那時的工人不戴口罩，江每天在那裡呼吸，那些纖維就像是微小透明的刺，一根根扎進她的支氣管，扎進她的肺葉。吸進去的灰，排不出來，它們在體內與黏液結合，硬化成了一種灰白色的結石。

他們在那張破爛的墊子上交疊，有關於氧氣的掠奪。江因為呼吸困難而產生的短促喘息，伴隨著胸腔內部喀喀的磨損聲，在狹窄的室內產生了沈悶的共鳴。

門外的女孩聽見了這一切。那種泥土不斷翻攪的聲響，在死寂的煙道裡顯得異常清晰。她想起煙囪裡那些捏壞的泥偶，泥偶的頭部塌陷，露出了裡頭暗紅色的胚土，如一顆被剖開的乾癟心臟。

她明白這座窯場之所以還在，是因為他們把自己捏成了泥偶，填進了那些即將崩塌的裂縫裡。他們用彼此的損壞來確認存在，用窒息般的靠近來抵擋外頭怪手的轟鳴。

逐漸門後那種帶著肉體臭味的聲響停頓了一秒，隨即又以一種更為瘋狂的節奏繼續下去。

地基的震動再次從山頭傳來。古俊仁緊緊抱著江，試圖用自己的體溫去潤滑她那乾涸、發硬的皮膚。而江看著牆上剝落的粉塵，等待著最後的倒塌。對她而言，當這座窯塌下來時，那些飛散的紅磚粉末會跟她肺裡的灰徹底混在一起，那將是她這一生最徹底，最後一次傾瀉。

女孩獨自走出登窯。外頭的天色已完全萎縮成一種無色的灰，一張被揉皺後又強行撫平的錫箔紙。山腳下的怪手正高舉著長臂，在霧氣中靜止如枯死的鋼鐵獸身，等待著明日將這塊坡地徹底嚼碎。

她張開手掌，看著剛才從煙道深處撿來的那塊泥。在冷空氣中，原本帶著體溫的殘留物迅速冷卻，縮小，呈現出一種岩石般的質地。她想起煙囪牆上那道黑色的坐痕，想起那幾根斷裂的髮絲，心中那塊原本空缺的祖父，此刻卻被這團不明來源的排泄物與泥土填滿了。

一種比遺忘更讓人窒息的實存。

後方傳來細碎的腳步聲。古俊仁從窯室的陰影中走出來，他看起來比進去前更頹圯了些。他的褲子上有抹除過泥濘的黑色痕跡，指甲縫裡的泥也更深了，空氣中原本那股腐爛稻草的氣味，此時沾染了一種腥甜淡淡的雨後氣息。

古俊仁在距離女孩三步遠的地方停下。他看著女孩手中的泥，眼神裡那種狂熱的火光已經熄滅。他動了動嘴唇，像是在尋找某種可以解釋的語言，但最終發出的，只有一聲微弱痰音的乾咳。

那咳聲讓女孩微震，她彷彿聽見了江肺部裡那些如針般的纖維在互相摩擦。

「走吧。」古俊仁輕聲說。他的聲音很薄，像快要剝落的牆皮。

他們沿著濕滑的青苔階梯往下走。女孩沒有回頭去看那座像巨鱗屍骸的登窯，也沒有問那些泥偶的由來。她只是用力握緊手心，感受那塊泥土在汗水的潤濕下，再次變得黏稠、濕軟。

那種黑色順著她的指縫蔓延開來。

更大的黑色隨著樹影壟罩下來，才知道陽光已經隱沒了。